美國狙擊手

純　上

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導演、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上映的傳記性戰爭大片《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塑造了伊拉克戰爭中一位美國海軍特種兵海豹縱隊（SEAL）的神槍手。該片上映後馬上躍居二〇一四年美國票房收益最高的電影，並獲得今年奧斯卡的六項提名。電影主人公凱爾（Chris Kyle，一九七四——二〇一三）憑藉在戰場上射殺二百五十五人（其中一百六十人被國防部確認）的記錄成爲美國軍事史上最致命的狙擊手。他於二〇一二年發表同名自傳，二〇一三年被朋友謀殺，二〇一四年兇手被繩之以法，他所在的得州州長特地命名「凱爾日」加以紀念。不過，這裡要談的不是凱爾的故事，而是一位外號「死神」的美國非裔狙擊手的自傳。

爾文（Nicholas Irving）在美國陸軍七十五團特種兵三營當兵，是他們營唯一的黑人狙擊手。他在二〇〇九年被派往阿富汗，創下單次軍事部署中射殺敵人最多的記錄，他也因此被戰友和上司授予「死神」的外號。他的自傳《死神》（The Reaper）詳細描述了他在軍中如何受訓，在戰場上如何成長爲狙擊手的經過。

他自己也承認，在很多方面他大概是最不可能當兵的人。儘管他的父親是軍人，他從小也對武器、戰爭片感興趣，但一直缺乏組織紀律性。從小學到中學，他上課不專心，功課不經心，調皮搗蛋，唯一拿A的課程是軍訓課。因爲DIY土法造步槍，他還打碎了家裡的好幾塊玻璃。當他終於決定參軍時，體檢時卻發現自己是紅綠色盲，全靠一個護士幫忙才蒙混過關。新兵訓練時，他又因腿部受傷差點被淘汰。上了戰場他也犯過錯誤：有次差點把美軍坦克當成敵軍的；第一次開槍沒有扣動扳機反而卸下了子彈。

然而經過戰爭的磨練，爾文終於成長爲陸軍特種兵的頭號狙擊手。他在書中描述了戰友通力合作、性命相託的友情。他幾次出任務的驚險絲毫不輸於荷里活大片中的場景。不過，我覺得最震撼人心的是戰爭生死在他的人生中留下的痕跡。作爲狙擊手，他和自己的武器建立了特殊關係。他給常用的半自動步槍起名叫「黛安娜」，平日不但精心護理，休息時還願意多花五六小時的時間在槍身上塗漆、畫圖，稍有差錯就要從頭再來。

第一次射殺敵人時，他覺得嘴裡滿是銅鏽味，胃裡犯噁心。後來他經驗豐富，戰績彪炳，甚至面對面對抗、擊斃了敵方著名的狙擊手「車臣人」，但戰爭的陰影始終在身邊徘徊。戰場上，他不但爲步兵提供火力掩護、搗毀敵軍用車輛，有時還得射殺攜帶自殺式炸彈的男孩和女人。回家後，他無法像啓動開關一樣輕易切換到平民生活。第一次去商店買東西他忘了付錢，因爲在基地商店沒有這道程序。他白天出門工作，希望下班後家裡保持原狀：所有傢具、餐具都不可移動。晚上有時還會做噩夢。不過，比起名聲更大卻死於非命的凱爾，爾文顯然更幸運。退伍後，他在得州家鄉開設了自己的射擊公司，教導、訓練美國特種兵或奧林匹克運動員。

本書結束在他回到家鄉與妻子重逢的那一刻：這天，爾文二十三歲，當兵已六年，在之前的四個月內射殺了三十三個敵人。

過度闡釋

嚴　陽

七月二十三日晚，在廣州天河體育場進行的廣州恒大淘寶隊與德國拜仁慕尼黑隊的比賽中，兩隊九十分鐘比賽打平，點球決勝，前以五比四勝出，讓人直呼痛快。但是，這樣的比賽鑒於其性質的特殊性，所以，其意義並不宜過度闡釋。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在二十年前，我們曾犯下過類似的錯誤。

二十年前，中國足球的職業化剛剛起步——那時候我們最高等級的職業聯賽叫「甲A聯賽」而不是今天的「中國足球超級聯賽」。那時候的人們，也無論是足球人還是普通球迷，對於職業足球都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對於商業性比賽的認識十分膚淺，乃至十分幼稚。比如說，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好幾年中，一些商業公司運作了若干支意大利甲級聯賽的球隊，如AC米蘭、桑普多利亞等球隊來華進行比賽，中國國家隊和北京隊與他們在「工體」的對決中，不止一次地取得過勝利。對於這些勝利，不少人士就進行過過度的闡釋，包括我在內。比如說，我因此寫下過一篇題爲《中國足球　曙光再現》的文章。

爲什麼這些勝利被過度闡釋？原因有這樣幾個：從運作這些比賽商業公司的角度來說，他們需要誇大勝利的意義，以吸引更多的眼球，爭取從比賽中獲得更多的利益——他們這樣做，說得不客氣點，是有忽悠人的味道的。對於普通球迷來說，足球的商業性比賽對於他們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他們並不知道處於夏歇期的歐洲球隊，通過這樣的「友誼賽」，努力擴大自己的影響，也從中獲得一定的經濟上的收益。有鑒於此，比賽中他們當然不可能像聯賽那樣傾盡全力。所以，中國隊、北京隊即便是獲得一兩場這樣的比賽的勝利，又有多大的意義？不能不說的另一點是，那時候央視剛剛開始意甲現場直播節目，廣大球迷朋友對於意甲的了解要更多一些，而對意甲之外的歐洲其他四大聯賽的了解則非常有限，這在一定程度上讓不少球迷朋友誤以爲意甲就是世界最高水準的聯賽。

過度闡釋的錯誤，事實上在更早一些時候，曾經廣泛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比如說對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削平虎頭山的做法的渲染，對於「東風號」萬噸巨輪下水、萬噸水壓機試製成功及其他很多我們的建設成就的渲染，就應該屬於此類情況。因此，也許我們可以說，習慣於過度闡釋，植根於我們的文化基因。

就說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社員同志們在其帶頭人陳永貴的帶領下，挖山填溝修造梯田吧，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做法委實具有一定的創新精神，但是，這畢竟只是中國的一個窮鄉僻壤，爲了改變落後面貌進行的有益的實驗性質的農田改造活動。因此，對這樣的做法無限放大其意義，大概就有過度闡釋的嫌疑了。正確的做法是什麼？是首先進行必要的論證，證明其科學性與合理性，而後再對他們的經驗做必要的介紹和說明，供其他地區參考。然而，當年我們這樣做了嗎？至於「東風號」萬噸巨輪成功下水，委實是我們國家造船工業取得的重大成就，然而，當年的宣傳卻讓人覺得這似乎是「世界第一」、「捨我其誰」！

過度闡釋的消極影響是巨大的，它可能讓人失去對周圍的事物的正確的判斷，也失去對自己的準確的認識。比如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那幾場今天看來並無足輕重的商業性比賽的勝利，因爲被過度闡釋，所以，讓中國球迷的自信盲目膨脹，對中國隊世界杯預選賽的出線前景大爲看好；但最終那一屆國家隊卻是再一次折戟沉沙，讓中國球迷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失望之中。而「東風號」萬噸巨輪與萬噸水壓機們的渲染，是不是也曾讓國人的自信心得到巨大的提升了呢？對我們打開國門積極進行國際交流的慾望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了呢？比如說，我們就知道，那個年代對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認識似乎有些偏執。

過度闡釋無疑是有害的。怎樣才能避免這樣的情況的出現？需要我們對於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變「無知」爲「有知」，變「有知」爲「知之甚多」，由「驕傲」變「虛心」進而「好學」。

人生裡的道別

林中洋

那日，兒子打電話來，我還在上班，他放了學給我電話報平安本是慣例，但那天他在電話裡就哭了，我知道那是他在小學裡的最後一天，從此以後，他們將離開熟悉親切的環境，走上人生的另一階段。

我回到家後，看到面向花園的廚房落地門前，一朵大大的向日葵插在大水瓶裡，正向着太陽靜靜開放，我心裡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但還是問兒子，這向日葵是哪兒來的，他很傷感地告訴我，每個同學都得到了一枝，這是臨別的紀念。說完，他的眼圈紅了。

他沒有吃午飯的心情，他姐姐也正好有別的事回不來，所以我就不勉強他。傍晚的時候，兒子坐在桌前，眼睛濕漉漉的，仍然沒有胃口。我雖然不怕他會餓死，但我知道，該是和他談一談的時候了。

晚飯過後，是一起看書的時間，孩子們小的時候，是我給他們讀書，現在，是各讀各的書，看到精彩的時刻，會互相讀一段分享。可是今天，兒子連把書拿起來的興趣都沒有。他躺在我身邊，眼淚如泉水，從他的眼角滑落。他說不想離開他的班主任，如果他能夠一直是他的老師該多好。

我把他摟進懷裡，摸着他硬如椰子殼般的圓腦袋，說我理解你的心情，和自己親近與喜歡的人道別的滋味確實不好受。但是有的時候，別離是成長的必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你還記得你幼稚園「畢業」時候的情景嗎？那個時候你也挺捨不得的呀！可是在那場別離之後，迎接你的是四年豐富多彩的小學生活，你有了這麼多的好老師和好同學，以至於你現在都覺得離不開他們，這是上一場離別帶給你的財富，人的一生要走過一程又一程的路，你的小學時代過去了，你的面前將要展開的又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你不覺得好奇與興奮嗎？

兒子聽了並不釋然，說要是能夠回到四年前該多好，那他就可以把那些日子再過一遍。我本來想說時間不能倒流，人總得向前走等等，但我還是把話嚥下去了，因爲我知道他懂這個道理，他已經明白有些事情是無法逆轉的，我在他的聲音裡聽出了無奈。

我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就問你的相冊呢？他爬起來，到他的房間把相冊拿了過來。這是畢業前家長們一起定製的，將孩子們從入學到畢業的四年裡的難忘時刻整理成冊，作爲紀念。兒子打開相冊，眼睛又紅了，相片一張張翻過，那些歲月彷彿又重現眼前，我也很感慨，這是多麼寶貴的時光啊！

我從側面看着兒子，長長的睫毛上掛滿了淚珠，我於是說：「分別不等於忘記。你的小學時代，特別是你的班主任，都會永遠被你記在心裡。這是非常難得和寶貴的回憶。我相信，將來你想起這些的時候，你會慶幸擁有這麼一段美好的時光，也會對這一切充滿感激。」

兒子好像平靜了一些，但還是很傷感地說他不想離開他的老師，我說你畢業了也不說明你就再也見不到你的老師了呀？你的班主任不是說了嗎，希望能夠看見你幾年之後的樣子，我想，他那時再看見你，看見你長成了一個大小伙子，他一定會爲你驕傲的！

兒子有些不可置信地看了看我，然後用手背抹了抹臉，笑了。

戀　　（攝影）周文靜

月季生機　　（攝影）悠　悠

無道之道

楊光治

生命每個人只得一次，所以人們都十分珍惜，年老的人尤其是這樣。於是，社會上出現萬千種養生之道：天還未亮就踏着露水打太極拳，赤日炎炎亦堅持長跑，寒風刺骨也沐冷水浴，臨睡前把腳板搓得發紅發燙，定時定量吞服什麼「精」或什麼「液」，強行戒掉幾十年的煙癮、酒癮，等等，不惜花費金錢和耗費時間、精力，去爭取永遠健康和萬壽無疆。

我也很熱愛自己的生命，然而什麼「道」都不奉行。這是有原因的：

一是因爲很多「道」不見得有效——

飲水保健法。據說每天飲多少杯白開水就百病不侵，導致有些人因此而幾乎脹爆肚皮。

打雞血針。此舉在「文革」後期曾廣爲流傳，致使這種家禽在身價百倍的同時大量捐軀。然而事實證明，這種「針」無補於健康。

甩手功和呼拉圈舞。至今，在街頭巷尾，還經常可以見到有人神態嚴肅地將雙手前後「甩」個不停，或婀娜多姿地將套在腰部的藤圈轉個不休。然而不少人弄得精疲力盡也未見效果，倒反甩痛了胃，扭傷了腰。

長跑。很多人都相信這能促進健康，可是每天都堅持跑十公里的著名詩人韓笑，才六十來歲就不幸離開塵世。

至於那些被廣告吹得天花亂墜甚至宣稱買一送二的什麼「精」什麼「液」之類的保健品，則魚龍混雜，優、僞、劣並陳，我就更不願貼錢去充當其試驗品。

二是缺乏恆心。

筆者知道，就算某些健身方法和食品眞的有效，但也必須持之有恆和連續進食。可是筆者自知缺乏耐力和鈔票，所以懶得去嘗試。

明代著名的風流才子唐伯虎的《一世歌》中有句云：「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霜和煩惱。」現在雖然活到七十歲已不稀奇，但是「中間光景」依然很少。這期間，「炎霜和煩惱」依然存在，甚至可能比唐伯虎時代更多，如果每天都強制自己去練這練那、吃這吃那，就太苦太累、太費錢了。就算眞的多活幾年，然而代價不也太大了嗎？倒不如悠然而活，順其自然爲佳。

晉代大詩人陶淵明在其名作《歸去來兮辭》中表示，「聊乘化而歸盡，樂乎天命復疑」，灑脫得令人讚嘆！愛吃就吃，愛行就行，愛止就止，不爲自己製造枷鎖，盡量保持心情愉快，這未必能夠長命百歲，但可以活得自由、自在，還有什麼遺憾？

這似乎也屬養生之道，姑且名之爲「無道之道」吧。

有朋友說：「你的『無道』頗有老莊意味，此乃保健之大道也！」這是由衷的讚賞，還是討好的「擦鞋」，或是含蓄的揶揄？

我不清楚，也不想花費精力去分清楚。

必須聲明，筆者儘管奉行「無道」，但對那些鍥而不捨地去爭取長壽的人還是滿懷敬佩的，因爲他們確是精神可嘉。筆者在這裡暴露自己「無道」，並不是企圖教唆別人也如此這般，諸君視之爲茶餘飯後的「牙鉸」可也。

「機器人」現象會出現嗎？

禾　刀

二〇一四年五月，劍橋大學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撰文警告：創建一台眞正能思考的機器，「有可能是我們歷史上最糟糕的錯誤」。霍金反應過度了嗎？前不久，德國大衆汽車公司一名技術員與一名同事合作安置機器人，但被機器人擊中胸部，並被抓起、重重摔在一塊金屬板上，最終因傷重不治身亡。可以肯定的是，隨着機器人的大量出現，由此帶來的巨大改變將不可避免。

矽谷企業家、《機器人時代：技術、工作與經濟的未來》一書作者馬丁・福特認爲，隨着新技術發展的不斷加快和機器自動化，對人的需求將會減少。人工智慧已在大步邁進，所謂的「好工作」將會過時：很多律師助理、記者、上班族，甚至電腦程式員將被機器人和智能軟體取代，藍領和白領工作都將蒸發。同時，人們還要經受生活成本上漲的衝擊，尤其教育成本和醫療保健成本的上漲。如此說來，智能機器將要帶來享有繁榮、休閒、醫療保健和全民教育的世界，還是充滿不平等和大規模失業的世界呢？

有人估計，二〇一六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規模可達四百億美元，家用智能機器人需求將突破八百億美元。更有甚者對機器人的前景十分樂觀，認爲未來數年內機器人產業規模可突破萬億美元。據報道，谷歌公司生產的無人駕駛汽車目前已經行駛了將近兩百萬英里，期間僅僅出過十一次小的事故，並且大多數事故是人爲錯誤導致。

長久以來，在我們的思維慣性中，屬於高精尖技術的機器人是先進發達國家的工業特產，實際上，機器人技術在中國也正呈快速增長之勢。在越過「人口紅利」拐點後，考慮到勞動力成本上漲等因素，代工巨頭富士康正加快引進機器人技術步伐。值得指出的是，隨着機器人技術和產業的快速發展，機器人製造應用成本如PC行業的「摩爾定律」，正在快速下降，效率和成本優勢明顯。

馬丁認爲，機器人技術對社會的改變是多方面的。機器人確實會大大方便人們，特別是可以替代人們去完成那些人類難以完成的任務，但同時也會在就業、金融、政治等多個方面對人類社會帶來難以想像的革命。

當機器人技術普遍運用於工業製造行業時，過去需要大量工人的工廠將會被不知疲倦和不再要求提高各種待遇的機器人所替代。一方面，當生產商可以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更大限度地製造產品創造財富時，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將無法就業。

沒有就業，社會兩極分化現象只會進一步拉大。與大量就業過剩現象同時出現的還可能有，我們目前建立於社群基礎之上的社會秩序，可能因爲機器人的「攻城略地」而逐漸失效。「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相關政策來緩解由技術進步帶來的結構性變化的影響，那我們應該把問題歸爲技術還是政治的原因呢？」

作爲全球製造工廠的中國，馬丁當然不會忽視。在馬丁看來，在即將來臨的機器人時代，「中國面臨的挑戰對更窮的國家來說更爲艱巨，它們在技術的比賽中遠遠落在後面。因爲就連勞動最密集的製造業領域都開始更多地採用自動化，所以對這些國家來說，通向繁榮的傳統道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消失了」。

如前所述，事實上已經有許多國內企業急急邁開了機器人技術的製造與應用步伐。如何在機器人技術與充分就業方面尋找平衡，這很可能成爲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考驗。

機器人的英語單詞robot來源於robo，原意爲奴隸，即人類的僕人。然而，當智能技術飛速發展，並足以通過大數據技術，憑藉自身儲存的「經驗」輕鬆戰勝大多數人時，那時的人類到底能否有效控制機器人，或者說，機器人會否因爲「優」於人類而成爲人類的主宰者呢？需要說明的是，現在許多科幻片中的機器人，只是被人們想當然地注入了人性道德力量，當機器人還原爲不懂人間善惡的冰冷機器時，我們是否有法應對呢？有一天，我們會不會淪爲機器人的僕人呢……如果沒有完善的制度與技術安排，這樣的結局並非不可能。從這層意義上講，霍金的擔憂正是出於對人類文明發展能力的深深憂慮。就機器人時代可能遭遇的諸多問題，雖然馬丁強調自己不會在本書中給出解決方案，但他還是提供了一些可供討論的重點，比如探索建立適應機器人技術發展的新經濟體系，加強教育爲未來輸送更多高知人才，構建更爲科學的社會保障和基本收入體系……

既然機器人技術對人類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那麼，對機器人技術這一新生事物我們就有必要提前、全面、系統地研究，研判機器人設計製造倫理，甚至建立必要的預警系統。我們不知道未來高度智能的機器人會幹什麼，但如果我們能夠提前研究並建立嚴格的預警和約束機制，負面風險就有可能大大降低。當然，這需要人類各個層面的無私合作，最終仍取決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度。